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第五十三回 趙家虎逢色設奸計 粉金剛見義起不平

話說羅燦正與眾英雄飲酒，忽聽得山門外一片嘈嚷。眾人跑到山門口來看時，祇見遠遠的一標人馬，約有五六十條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有百十多人從臥虎山來了。內中綁著一個大漢，後面又挑了六七個箱子，一路上吆喝喝喝地走來。盧宣眼快，忙叫眾人：“快將山門關上！一群牛精來了，莫要惹進來，又纏繞不過了。”眾人聽了，急回身關了山門，復進去飲酒。那伙人來到通真觀門首，見關了山門，也就過去了。且言羅燦見眾人來得形跡可疑，又見盧宣回避，似有懼怕之意，便問道：“方纔過去的這夥人，仙師為何叫他做牛精？又關門避他，是何道理？”盧宣道：“公子祇顧飲酒，不要管別人的事。”羅燦越發心疑要問。盧宣道：“說來，公子不要動氣。這是儀征有名的趙家五虎，就在河北東岳廟旁邊胡家糕店隔壁居住，有百萬家財，父子六人。老子叫做趙安，所生五個兒子，叫做：大虎，二虎，三虎，四虎，五虎，五個人都有些武藝，結交官府，專一在外行兇打劫，欺佔鄉鄰房屋田產。那胡家糕店，原是淮安胡家鎮人氏，三年前還有個黑臉大漢前來相探，說是淮安的老家；祇因胡老兒有個女兒，名喚變姑，有幾分姿色，這趙家五虎看上，三次說親，胡老奶奶不允，胡奶奶有一個內侄，叫做錦毛獅子楊春，是條好漢，現在朴樹灣吃糧守汛，胡家都是他做主，故此趙家不敢來惹他。後來楊春為媒，把變姑許了朴樹灣鎮上金員外的兒子小二郎金輝為妻；纔下了聘定，尚未過門，誰知趙家懷恨在心，事有湊巧，新到任的王參將，同趙家是親眷，同五虎十分相好，五日前趙五虎到朴樹灣收租，不想被強盜打劫了些財帛，傷了幾個莊客，這趙家買通了王參將，說是金輝同楊春窩藏大盜，坐地分贓，打劫了他家千兩黃金，傷了十名莊客；立刻稟了王參將，出了朱簽，點了捕快，同了官兵，先將金輝拿去，屈打成招，坐在牢內。方纔拿的那條漢子，就是錦毛獅子楊春。此去送入監牢，多分是死多活少，你可氣也不氣！”公子聽了此言，跳出席來，怒道：“這狗男女，如此行兇作惡！可恨俺羅燦有大事在身，不得同他算帳；若是昔日之時，叫他父子六人都做無頭之鬼！”盧宣聽了此言，暗暗的懊悔說：“不好了，聽他出口之言，正如朱雀噪，日內必有應驗，如何是好？”便向羅燦勸道：“公子有大事在身，不要管旁人的閑事。”公子道：“那胡變姑是淮安人，莫不是胡大哥的老家麼？且待俺去探探消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齊紈道：“等我明日回去，就接胡家母女到吾家去住幾日；再多帶些金銀，到上司衙門去代楊春、金輝二人贖罪便了。看趙家怎奈我何。”盧龍等一齊說道：“倘若他來尋我們，我們一發結果了他父子的性命，看是怎麼樣！”

這裏七八個人，一個個動怒生嗔，要與趙家作對頭。賽果老盧宣善曉陰陽，祇是解勸；知道眾星聚會，必有大禍臨身，向眾人說道：“他自有氣數所關，且有官府王命照鑒。誰勝誰負，皆有前定之因，要你眾人管他做甚麼？羅兄有大讎在身，快去報讎為好；你們各有身家老小，何苦惹火燒身？祇怕你們身受冤枉，就未必有人來救你了，貧道脫然一身，無妨無礙，尚且不敢多言，況你們多是有事在身的。”這一片言詞，說得眾人悅服，都說道：“師父言之有理。莫要管他，我們且吃酒便了。”眾英雄飲了一會酒，就在通真觀安歇了一宿。

次日，眾英雄起身，羅燦定要告別。盧龍道：“多蒙兄弟這一番大恩，救了拙荊的性命，定要屈留些時；吃了喜酒再去。”公子道：“多蒙盛情，奈弟心急如火，不能耽擱。惟恐舍弟們等久了，不在淮安，那時兩不湊巧，必定誤了大事。”盧宣見公子要去，也上前勸道：“你休要性急，令弟久已上雞爪山去了，你的大事要到冬未春初方可施行，眼下災星未退，還是在貧道這里安住些時纔好。”齊紈說道：“若是公子嫌觀中寂寞，請在舍下花園裏去盤桓盤桓罷。”公子因見盧宣說話悉本仙機，又見眾人苦苦相留，祇得住了。又過了幾日，戴仁、戴義有事回家去了，觀中覺得冷清。齊紈也要回去，遂令家人備了幾匹馬，立意要請羅燦到家去住；羅燦祇得別了盧宣，同往齊府。臨行之時，盧宣又吩咐齊紈道：“請羅公子家中住，千萬不可放他出門，方得無事，我同舍侄回揚州，代他完了姻，五七日之後就回來了。那時再請他到觀中來住，要緊，要緊！”齊紈領命，即同羅燦上馬，離了通真觀，順河邊進東門來了，這齊府住在儀征城內資福寺旁邊，他家住了十五進房子，十分豪富。當下羅燦同齊紈走馬進城，早來到齊府門首，一同下馬。上了大廳，進內見了齊老太太，行過了禮，二人來到書房坐下。

公子看那齊府的房子，果然是雕梁畫棟，銅瓦金磚，十分壯麗，家中有無數的門客，都是錦袍朱履，那安童小使、婦女丫鬟，都是穿綢著絹，美麗非凡。當下齊家兄弟請羅燦到花園裏蝴蝶廳下，鋪下了繡衾錦帳，安頓了羅燦的行李，當晚治酒款待，自然是美味珍饈，不必細說。齊府下的那些門客、教師等類，時刻追陪，真是朝朝絲竹，夜夜笙歌；一連住了五六日，敬重羅燦，猶如神仙一般。

羅燦忽說道：“小弟在府多日，明日就要前行了。”齊氏兄弟再三留住，那裏肯放，說道：“盧師父回來，我們不留，悉聽尊兄便了，前日盧師父吩咐過的，叫我們留羅兄多住些時，今日羅兄去了，他回來時，豈不是惹他見怪？”公子道：“多蒙二位賢弟盛情，怎奈俺有大事在身，刻不能緩，實是要走了，祇好改日再會便了。”齊氏兄弟見公子著急要行，祇得說道：“既是仁兄要行，今日已遲了，待明早起身便了。”羅燦祇得依允。當下齊紈叫家人飛馬到通真觀探探消息，看盧宣可曾回來，一面又叫家人去叫戴仁兄弟前來相留。家人領命去了，分頭去請。齊紈、齊綺又封程儀禮物。當晚治酒餞行，兄弟三人飲得更深方散。

次日五更，羅燦起身，別了齊氏兄弟，飛身上馬，走出東門方纔天大亮。羅公子出了城，便趕路往揚州而行，心中想道：“不如此再吃些點心，省得路上又打中火。”主意已定，轉過東岳廟來一看，也是合當有事，遠遠看見個糕幌子掛在外邊，忽然想起此處莫非就是胡家糕店，且待俺進去吃糕，探探消息再講。當下，羅燦下了馬，進了糕店。祇見一位老奶奶掌櫃，有個夥計捧上糕來。公子問道：“你們店東可姓胡麼？”小二說道：“正是姓胡。”公子再要問時，忽見一個少年身穿大紅箭衣，帶了三四十名家丁擁上店來，大喝道：“與我動手！”那些家丁把兩個伙計打開，要進房內去搶人，羅燦大喝一聲，攔住去路。那少年大怒道：“你敢在趙爺面上放肆麼？”羅燦聽了個“趙”字，心中火起，掄拳就打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再聽下文分解。